

二葦鋪與爛肉麵

在北京，參觀完電影博物館，忽然在路邊看到一家飯館，招牌上赫然寫着「二葦鋪」，不用說，這肯定是一位「老北京」開的。果不其然，老闆是南城胡同裏長大的，操着一口流利的「京片兒」。叫了兩碗爛肉麵，一份滷煮火燒，一份燉吊子，一碟乾隆白菜佐餐，幾個人吃得滿頭大汗。

二葦鋪、爛肉麵，如今已淡入歷史。在百年前的舊京歲月，它們曾經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存在。凡讀過老舍《茶館》，大都對當中的爛肉麵印象深刻。雖未曾見過，但腦補起來，一大碗麵，澆上肉湯，燉得爛爛糊糊、軟軟糯糯、入口即化的肉丁，香啊！其實，真正的爛肉麵，哪有那麼富態。彼時，它是窮人吃食，是名副其實的「爛」。肉檔案板上那些殘皮、碎渣、骨髓等下腳料，掃到一起，賤賣給大茶館、小飯鋪，加上香辛料，熬成濃湯，澆到麵條上。原料低廉，價格便宜，還多多少少能吃到些油葦味道，最適合窮人慰勞一下肚腸。

至於「二葦鋪」，張恨水《啼笑因緣》裏，關家父女第一次與樊家樹相識，生活拮据的關壽峰要請樊家樹下館子，關秀姑特意叮囑「不要到山東人開的二葦鋪去」。這倒並非「地域黑」，因當時京城餐館，無論高檔、低端，皆以山東館子為最多。不過從話中也可看出，二葦鋪是市井餐食，上不得大台面。老舍諷刺有些人寫作時文白夾雜，形容是「二葦鋪換女招待，賣的還是那麼菜」。

如今，二葦鋪、爛肉麵都已絕跡，即便此次街頭偶遇，其實也心知肚明，跟老舍、張恨水時代相比，早就是「改良」過了——要是「正宗」爛肉麵，現代人恐怕亦不敢問津。然而沒費幾個錢，卻吃得肚圓腸肥，又不必顧及什麼吃相，這股熱乎的勁頭，倒有幾分傳承精髓了。



瓜園
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從傳說到歷史

傳說，往往眾說紛紜。同一個人物，在不同地方、不同年代，可以有不同版本。到了歷史，情況便不同了：史家要把人物、事件、先後次序整理起來，成為一套說法。黃帝、炎帝與蚩尤的故事，到了司馬遷筆下，就這樣從傳說走進歷史。

《史記》第一卷〈五帝本紀〉，寫道：「黃帝者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孫，名曰軒轅。」接着交代當時天下大亂：「軒轅之時，神農氏世衰，諸侯相侵伐，暴虐百姓，而神農氏弗能征，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，以征不享，諸侯咸來賓從。」簡言之，神農氏的後代無力控制諸侯，黃帝於是練兵征戰，逐漸成為新的強大勢力。

接着，炎帝出場。《史記》說：「炎帝欲侵陵諸侯，諸侯咸歸軒轅。」黃帝於是「修德振兵」，與炎帝「戰於阪泉之野，三戰，然後得其志」。這就是阪泉之戰。三戰之後，黃帝取勝，炎帝一方與黃帝結盟，黃帝的勢力進一步擴大。

最後出場的是蚩尤。《史記》寫道：「蚩尤作亂，不用帝命，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，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遂禽殺蚩尤。」最後，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，代神農氏，是為黃帝。」因此，在《史記》的敘事中，黃帝、炎帝、蚩尤是三個不同的勢力：黃帝先勝炎帝，再敗蚩尤，最後成為天下共主。傳說到了這裏，有了歷史的秩序。誰先出場，誰與誰交戰，誰勝誰敗，都寫在一條清楚的時間線上。黃帝、炎帝和蚩尤，也不再只是神話人物，而成為不同民族的領袖，他們的戰爭，則被理解為不同族群競爭、結盟與融合的過程。

但，歷史寫下來了，傳說並沒有消失。《史記》可以用「逐禽殺蚩尤」為涿鹿之戰作結，可是民間記憶不一定跟正史一起停筆。於是，我們又明白到，在冀州一帶，為什麼會有「蚩尤戲」等傳統。或許，不是每一個人物的細節都可以寫入正史，但後世還是以祭祀、戲曲或傳說，把更多的故事保存下來，成就了我們的中華文明。



普通讀者
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對於旅行者而言，最難的事莫過於在限定時間內選擇目的地。在雅安這樣一個歷史悠久、文化豐碩的地方，選擇困難症更加嚴重。當地友人反覆權衡，告訴我，既然你的時間只夠去一個地方，那就去看楨楠王。

楠木以材質堅韌、不朽不腐自古為人所重。天下楠木看四川，四川楠木看雅安。雅安的雲峰山保存着完整的古楨楠群落。千年以上十餘株，百年以上百餘株。尤其是被稱為楨楠王的那兩棵，樹齡一千七百年，高約三十米，胸徑二點五米，需七八人方能

~~~~~

最近在閱讀時，偶然遇到「重慶下」三字。初看一頭霧水，着實碰到了我的知識盲區，聯繫上下文細究，再經歷一番搜索，才知是指祖父母、父母皆健在的狀態。祖父母與父母俱在，是為雙重喜慶，故稱「重慶」，而這個「下」字，則是晚輩自謙身處長輩的膝下、庇蔭之下，透着對長輩的一份敬重，也透着親情上的依戀。

古代履歷、科舉或婚嫁時，都必須標明直系長輩的情況。除了「重慶下」外，若僅父母健在，稱「具慶下」；父在母亡稱「嚴侍下」，母在

~~~~~

我居住的那個小區，雖然稱得上是餐廳林立，但晚上九點後，逐一關門落閘，晚一點回來，幾乎「無啖好食」，於是港鐵站一間連鎖街頭小食店，成了夜歸的我的慰藉。

我每次都點生菜魚肉跟燒賣。加一點麻油胡椒粉，再加一點辣油，一兩分鐘就煮好，遇上排隊人潮（同是天涯海歸人），輪候時間可能還要久。如果不太悶熱，都餓壞了，便急不及待躲在一旁開吃，大快朵頤，只要有胃口，哪裏都是深夜食堂。魚肉彈牙，生菜是爽脆點綴，燒賣帶魚鮮，辣油令味道提升到另

~~~~~



▲《昭君出塞圖》。  
故宮博物院藏

~~~~~

「失蹤」六十二年的小可愛

刺蝟的刺、食蟻獸的長嘴、鼯鼠般的腳，乍看之下，彷彿是把幾種動物「拼裝」在一起。其實，這是一種真實存在、而且相當罕見的小傢伙——阿滕伯勒長喙針鼯，肉乎乎的可萌十足。

牠的名字是為了紀念英國自然紀錄片主持人大衛·阿滕伯勒而命名。更特別的是，牠屬於單孔類，是目前地球上僅存的五種卵生哺乳動物之一，和鴨嘴獸一樣，走的是「哺乳動物生蛋」這條古老而獨特的演化路線。

只是，這個小傢伙實在太會「躲貓貓」。科學家最後一次正式記錄到牠是在一九六一年，此後整整六十二年沒有可靠的科學影像，甚至一度被懷疑已經滅絕。直到近年，牛津大學帶領的探險隊深入印尼巴布亞省獨眼巨人山脈，架設大量紅外線相機，終於在最後一天拍下牠的身影。

鏡頭中的阿滕伯勒長喙針鼯，看起來確實萌得很有「混搭感」。

合抱。它們聳立林中，樹冠蒼綠，延展四周，高貴典雅，如鶴立雞群。林間修了一座長廊，題曰「楨是楠得」，諧音楨楠生長緩慢、成材極難，也指這片古楨楠林歷經風雨，保存至今，殊為難得。

有好山古木之處，大都有古寺，此地也不例外。伴着楨楠林的那座雲峰寺，始建於唐，原為黃氏家廟，後又為道觀，宋代定名雲峰寺。元代毀於戰火，明代重建，此後多次修繕。穿過山門，繞過大殿，一路可見幾座佛塔，造型質樸，長滿青苔，埋着此

~~~~~

父亡稱「慈侍下」；若雙親皆故，則無樹可依，為「永感下」。

這些如今看來生僻的詞彙，其實與古代科舉及官場嚴格的「丁憂」制度緊密掛鉤。古人以孝治天下，官員遇父母喪事，必須停職回鄉守制，因此長輩的生死，直接關係到個人的仕途與社會活動，所以檔案中也必須交代得明明白白。到了現代，這種嚴苛的守制早已消亡，詞語賴以生存的土壤沒了，它們淡出日常，也就是必然的事了。

不過，詞語雖然消失，但「重慶

~~~~~

一層次。Comfort Food，就是那種簡單而滿足的小美味。「三扒兩撥」吃個清光，怎麼「夠喉」？但夜闌人靜，有月無星，不宜吃太飽，一把年紀無謂消化不良，少吃多滋味。

好像寫得頭頭是道，其實我對吃沒太多要求，但的確有個「亞洲胃」，在歐美肯定住不慣，衣食住行，至少欠了其一。特別是嚴冬時的歐洲，哪來那麼多熱食熱湯熱飲的好選擇，在寒冷的大清晨啃一塊冷冰冰的麵包，實在不是味兒。所以我每次都有備而來，總會在行李箱預留一兩

~~~~~

## 《昭君出塞圖》

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廳四的「天馬凌雲——故宮博物院藏繪畫珍品」展覽，日前迎來第三期展品，逾二十件全新珍品登場。當中焦點為國家一級文物、明代「吳門四家」之一仇英的《昭君出塞圖》，展期至十二月十四日。

仇英（約一四九四至一五二二年），字實父，號十洲，江蘇太倉人，出身漆工，後以畫藝躋身吳門四家之列。《昭君出塞圖》選自其《人物故事圖》冊，為紙本設色，縱四十一厘米、橫三十四厘米，現藏故宮博物院。畫作描繪王昭君出塞遠嫁的旅途：昭君與侍女端坐駝車之中，送親隊伍牽引涉水前

~~~~~

牠是長喙針鼯中體型較小的一種，身長約三十厘米；身上披着刺，遇到危險時可以蜷縮起來保護自己。細長的嘴像一支小小的探測器，牠沒有牙齒，主要靠長舌頭捕食螞蟻、白蟻等地下無脊椎動物；粗壯的四肢和長爪，則是挖掘泥土、尋找食物的好工具。

牠的「失而復得」讓更多人重新認識了一種奇妙動物。這次探險隊在山區架設了超過八十部相機，苦等近四星期，才捕捉到這幾張珍貴畫面。

對阿滕伯勒長喙針鼯而言，這只是平凡的一晚，對人類而言，就像收到一封遲到了六十二年的「報平安」。人們需要做的是守護好這片棲息地。



萌寵集

燁仔

逢周五見報

間老主人的遺蛻。不由想起蘇軾過渾池之詩，「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壞壁無由見舊題」。我第一次到雅安來，自然沒有「舊題」，但寺中十多處楹聯匾額，佛理禪趣，或潛或顯，頗耐賞讀。林深幽靜處，舊敗矮房的門上還依稀可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口號。歷史刻刀代代割過，留下痕跡層層疊疊，叫人難辨今夕何夕，頓生穿越之感。

禪寺後身的小坡上，錯落建着二十多間簡易小屋，以木棧道相連。導覽者告訴我，這是給來此修行的居士

~~~~~

## 重慶下

下」所指代的幾代同堂、長輩安康的圓滿，卻依然可謂現代人最樸素的嚮往。這令我想起網上很流行的一段描述：人們往往在失去之後，才意識到自己曾經擁有過多麼實在的幸福。那種幸福，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學暑假下午，爸爸媽媽去上班了，爺爺奶奶在家陪着你；客廳裏爺爺正看着電視，奶奶從廚房端出了一碗冰涼的西瓜。又或者，是人到中年的你某天推開家門，孩子興高采烈地拿來默寫滿分的作業本求表揚，妻子已經做好了豐盛的晚餐，而爸爸媽媽也都安坐在

~~~~~

他鄉遇燒賣

個杯麵的空位，當然前提是酒店有熱水供應。

如果要在外地久留，魚肉和燒賣會是我掛念的香港味道。當然也會掛念菠蘿油、叉燒包、車仔麵、凍檸茶，還有茶餐廳的一堆食物（肯定不是「貴夾唔飽」的山珍海味與米芝蓮名菜），那些平民食物、街頭美食，就是難以複製甚至複製不來，不在香港，吃不到就是吃不到。

記得有次跟住在台灣的香港朋友，一起在當地遊玩，路過一間賣港式燒賣的食店，他二話不說就坐下來了，說很久沒吃燒賣。仍然經常吃燒

~~~~~

行，前方則有匈奴單于與迎親者騎馬引路。昭君頭戴皮冠、身披毛皮斗篷，極目遠視，神情泰然，與送親者臉上的惆悵之色形成對照。負重而行的馬匹，是這場歷史性和親的見證者。

在藝術手法上，仇英運用了多種巧思。畫面採用S形構圖，遠處以淡墨暈染雪山，山谷之間軍隊若隱若現，塞外寒意躍然紙上。畫家以蘭葉描勾勒衣紋，線條流暢而有彈性，又通過漢胡人物的服飾差異塑造形象——匈奴武士腰佩箭囊、獵犬隨行，細節皆呼應人物身份。有研究者指出，畫中匈奴單于迎娶公主的心喜、急迫，與漢宮隊伍的心緒

~~~~~

我有「數字恐懼」，對數字完全「低敏」。相反，對中文字則有天賦的閱讀速度和理解能力。人們常說將勤補拙，但數學差的我無論多努力，仍是會比別人更易看錯、記錯和算錯。我記不了大門密碼、車牌號碼、別人的生日，甚至每次電子繳費時也要一再重看賬單，才有信心輸入正確的付款數目。前陣子上健身課，教練要我輸入個人資料計算體脂，晚上回家給家人看報告時，才驚訝地發現我連自己的年齡也算錯。若不是肯定文字功力仍在，否則定會懷疑自己開始腦退化，而不只沒有數學方面的「慧根」那麼簡單。

幸好我未至於處理不了一般運算，也從文字天賦那邊勉強借來了一點推理邏輯，可應付代數和幾何，以致每次數學測考也都合格。數學不好的人，生活有很多不便，因為許多事情跟數字息息相關。例如別人喜歡談財富管理和投資心得，我卻永遠一頭霧水，像聽外語

~~~~~

用的，室內只一榻一几，除了外掛的熱水器，再無現代設施，並說，預訂者很多。是啊，住在這樣的小屋裏，把軀體拋於藍天白雲、楨楠奇木、碧草碎花之間，無喧囂以擾耳，唯佛號可靜心，如此「楨是難得」的生活，哪怕只是偷閒幾日，又有誰不嚮往呢？



知見錄

谷中風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~~~~~

客廳，笑着招呼大家一起出來吃飯。說法會因時而變，畫面卻大同小異。古人履歷上那帶有行政意味的「重慶下」，翻譯成現代都市的煙火日常，大概就是我們一生所能企及的、最平穩也最奢侈的幸福，就是一句最樸素的廣東話——「一家人齊齊整整」。



大川集

利貞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~~~~~

賣的我，只覺得味道一般般，吃了一粒，全留給朋友回味好了。

如果有天我在外地住久了，他鄉遇燒賣，不吃白不吃，無論如何也會吃個津津有味，然後記起，那恍如舊夢的一點魚鮮、一點辣，還有不休晚星，陪我熬過某個漆黑漫長夜。



雜果賓治

羽羊

逢周五見報

~~~~~

煩亂、躊躇，兩組動態形成對比，暗含文化碰撞的敘事意圖。

此畫是仇英工筆重彩技藝的代表，亦是明代人物故事畫中處理歷史題材的典範。觀眾可於「天馬凌雲」第三期展覽中近距離觀賞這件國家一級文物，同期亮相的還有馮寧《平定苗疆戰圖》及查士標《溪山牧放圖》等珍品。



館藏擷英

閒雅

逢周五見報

~~~~~

般無法明白，也提不起興趣。

不知上天有意思弄我還是有計劃地改變我，去年開始我要負責一間有限公司的賬目。生意結算、員工支薪、財務報表等都要自學處理，壓力和憂慮實在非筆墨可以形容。最初坐在電腦前，看着試算表，我的手是抖的，接着眼神渙散，隨即滿頭大汗，如魂不附體。故此，「二〇二六輪成二〇六二」式的低級錯誤時常發生，自信因此一落千丈。經過整年的適應，自問有點進步，也從層出不窮的錯誤中有所學習。縱然生氣時曾高呼「我要辭職」，但至今卻仍沒放棄，每月還是硬着頭皮跟「數字恐懼」搏鬥，希望有天奇跡出現，可以把它「KO」。



竹門日語

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~~~~~